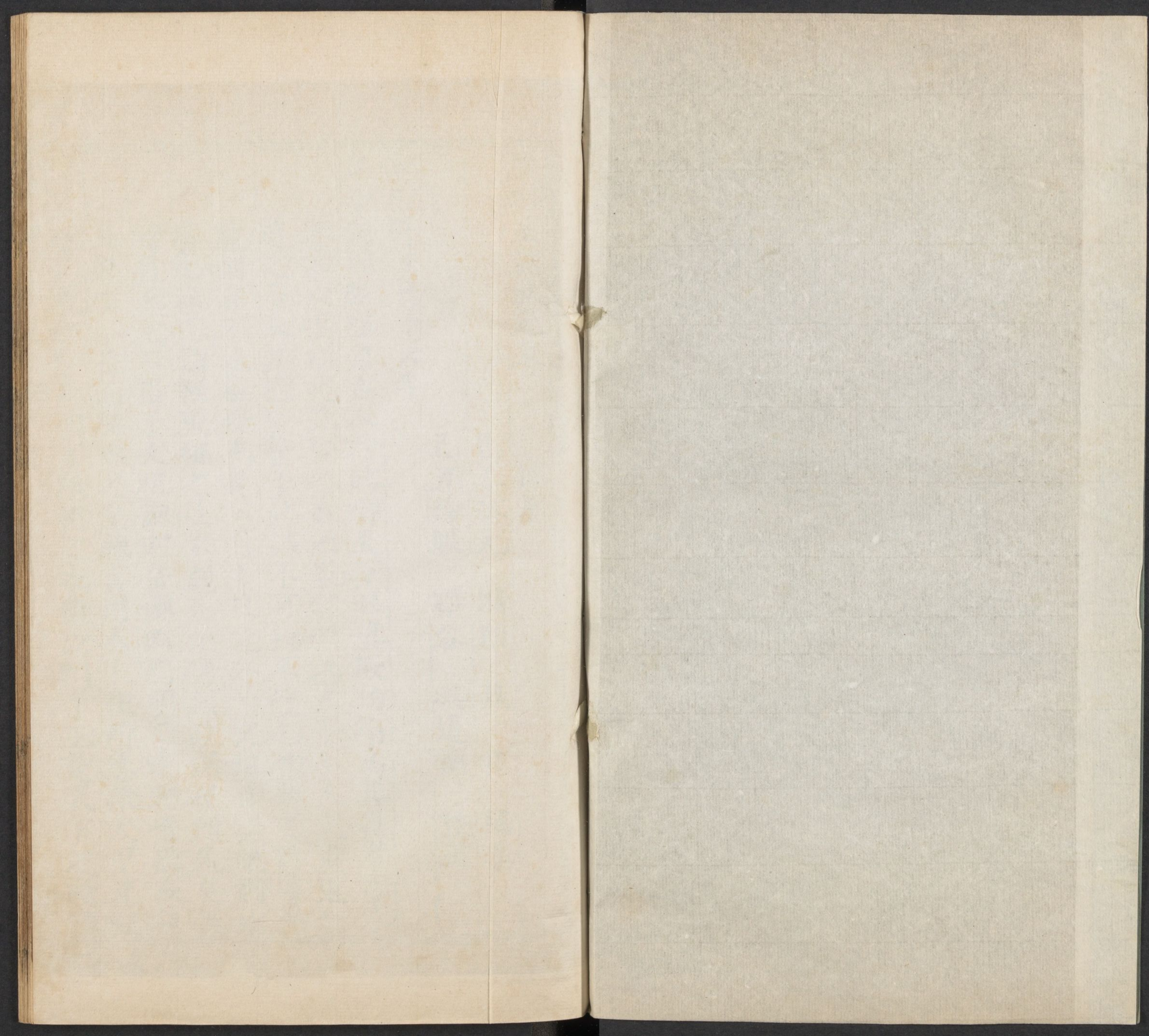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21 1941

4

75781/218 (4)



歷科廷試狀元策

地集

己丑狀元

漪園

焦

壩

編集

己丑榜眼

曙谷

其道南

校正

辛巳科 正德十六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人君臨御天下必慎厥初而為其臣者亦未

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蓋國家之治亂存乎小人之進退世

道之否泰其德皆繫于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觀之詩書所

載則亦不能無疑焉爰以上日受終于文祖首察璣衡以

齊化嚴焉穀禮望徧之土東觀夫交神庶政固在所先矣異

時且正元日格于文祖詢四岳闕四門明且達聰惟恐或後

且違十二校而歷咨之豈聽言用人其在所急歟太甲元祀

祇見厥祖伊尹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是天下之政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大乎法祖宗矣高宗恭默思道傳說告之尤惓惓遵志時敏
之務典惡亦豈容緩與成王即位周公作無逸舉三宗以勸
之儆以長天愛民爲主訪落一詩乃又以盡下情守家法爲
說立政一書又以三宅三俊爲不可忽終之無誤庶獄爲重
意固各在歟抑又有可疑者禹受命于神宗不旋踵會稽
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大臣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
他務未遑顧以兵事先之何歟若乃禹祗承于帝有精一執
中之傳湯黜夏命有克綏厥敵之任武王勝殷訪洪範于箕
子踐阼授冊書于尚父且退而几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
銘則又萬世道學淵源所自未可以尋常政事目之也然則
人君慎初之道果孰有外于是歟漢唐宋以來其君臣之間
蓋無足與于斯者然一代之治功論議亦不可泯觀夫求端

于天之策治審所尚之疏尚德緩刑之書滌滌頌詩之奏與
夫先天要說之十事奉天罪己之一詔元祐修德爲治之十
要淳熙謹始自新之十目皆于初政深致意焉其與十漸之
慮五始之義三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其果無大相遠
歟夫人事有本末物理有始終王道之設施固有先後端本
所以治末謹始所以圖終施之宜先則不可以少後皆治體
所關甚大不可以苟焉者何衆說不能以皆一歟朕奉

天明命嗣承

祖宗大統臨御以來鑿肇興政委任舊臣凡夫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惟日孜孜次第
舉行取無逸中嘉靖殷邦之一語建號紀元方將體元居正

以求儷羨詩書所稱帝王之治特進爾多士于廷咨以
慎初之道爾多士其尚酌古準今稽經訂史明本末之要審
先後之序悉意敷陳用輔朕維新之意

臣楊繼聰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治法有心法酌其因革制其
緩急足以周天下之務立天下之綱是謂治法根于躬行原
于心得使其出之而有本運之而不窮是謂心法治法不善
則施爲注措之間乖謬舛錯必無以成治苟治法善矣心法
或未端焉則科條雖具品式雖詳亦彌文粉飾而未必徵之
實事勉強一時而不能持于悠久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故心
法存于內以爲之本治法施于外以爲之用本端而末治體
立而用行斯爲治不易之常道也况人君臨御之初天命眷

顧方新人心嚮望方切治忽否泰之機胥此焉繫所以慎其
初而圖其終者可不加之意耶是故得心法而舉治法三代
以上之所以善治也心法不純而治法亦有所未備三代以
下之所以治不古若也然則

今日慎初之道奚有外于是二法哉欽惟

皇帝陛下睿哲天挺

仁孝夙成昔潛藩邸之時已繫元元之望一旦

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宵旰孜孜勵精圖治任耆舊之臣登積
之弊天下之人莫不延頸舉踵觀政聽風思見德化之成

以草茅首蒙

賜對雖至愚陋不足仰承

休德而喜慶之深敢不掇拾舊聞對揚

清問之萬一臣惟人君之治天下有機焉識治勢者乘其機以爲之則力不勞而功可成所謂機者初是也蓋臨御之初好惡未著雖有邪佞之臣卒然不敢售其奸唯左右觀望一有隙焉即投以所好人君惟好之欲也于是溺其所可樂忘其所可懼而後彼得以肆天下之事將遂償焉以至于不可爲誠自其初謹之不墮于小人之計小人亦洗心滌慮唯正之趨矣是故識其機者慎其初不識其機也識其機則國家由之而治君子由之而進世道由之而泰不識其機則治者忽進者退泰者否矣其關係豈小小哉太甲初嗣位伊尹告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成王初營洛召公告王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自古人君臨御天下率以慎初爲事臣之賢者亦未嘗不以慎初之說告之也臣請稽經

訂史用

聖制所及者條陳之舜攝位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而觀天之道盡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而交神之禮舉及其即位詢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務進賢以決壅蔽之患且進十二牧而歷以五事咨之務用人以賴輔理之益伊尹作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太甲蓋逆知其欲敗度縱敗禮顛覆湯之典刑故以法祖爲說高宗以交修命傳說說告之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則以君德旣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也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舉殷中宗高宗祖甲畏天愛民之事欲其知小人之依以爲祈天永命之本成王朝廟聽政思先人顧託之重乃作訪落一詩延羣臣以盡下情率昭考以守家法立政一書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始以

宅俊爲不可忽而終之以無誤庶獄爲重使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以已誤之也若夫禹受命宗宋旋踵會群后誓師征苗康王率循天下召公進戒首以張皇六師爲言似若忽內而重外者然聖人之治固不因外以廢內亦不因內而遺外有苗弗率民棄不保禹承舜命安得不征之然班師振旅誕敷文德卒格于天羽兩階之化周至康王三葉矣承平既久玩愒隨之老臣愛君得不以張皇六師爲戒且張皇云者亦國之常政軍伍藏于非旬陳法講于蒐獮巡邊四征寓于巡狩會同儆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非若後世守文者以兵爲諱喜功者則又窮兵黷武之爲也夫三代以上之君臨御之初莫不急所先務其治法可謂舉矣至其心法之所存則尤致意焉是故又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禹之祗承于帝也惟皇上帝修于民若有愆性克綏厥猷惟后湯之自任于已也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于箕子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其始踐阼也又訪冊書于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退而凡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有銘夫武王之皇極敬勝義即成湯之綏猷即禹之中心法之相傳精神之相契有以開萬世道學之淵源立政非此無以爲立之之本宰事非此無以爲宰之之要慎初之道莫有先于此者可以尋當政事目之哉自是而後者漢唐書宋不足與于斯矣安馬止之習者不事詩書修玄默之

德者崇尚黃老投戈講藝息馬論道矣溺心圖說之說矣
三老兄事五更矣專爲章句之習以至銳情經術而閉門
德禮延文儒而聲色荒心曰心無邪曲顧任智術以成功曰
重道崇儒至指道學以爲黨心法之傳家手未有聞也故其
爲治法也或駁焉而不純或行焉而有所不盡然當時群臣
之論議則深有所可取者董仲舒對策于武帝之初曰王者求
端于天欲人君任德不任刑匡衡上疏于元帝之初曰治天
下者審所尚欲朝廷崇禮而敦讓宣帝刑名繩下路溫舒以
尚德緩刑勸之章帝承永平後陳寵以蕩滌煩苛勸之漢之
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無能以行之也玄宗開元
之初姚崇以十事要說曰政先仁恕曰不倖邊功曰法行自
道曰宦豎不與政曰罷賦外之征曰戚屬不任臺省曰大臣

接之以禮曰群臣得犯忌諱曰絕營造曰推尊成德宗奉
之難陸贄勸下罪已之詔曰天譴于上而朕不寤人怨于已
而朕不知痛心覲面罪實在予使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
揮涕唐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其君行之而不盡也
呂公著嘗哲宗之初嘗上十事于朝則畏天也愛民也修身
也講學也任賢也納諫也薄斂也省刑也去奢也無逸也宋
熹當先宗之初擬上十目于朝則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
遠便佞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
傳以輔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勵風俗節財用以
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宋之臣致意于新政者如此惜乎
元祐行之而不終淳熙擬之而未上故當時之治卒莫能底
于善也由諸臣之建白觀之雖言人人殊其視于漸五始三

卿序進授策之戒指歸所在亦無大相遠者蓋魏徵言漸之慮以太宗初寡欲而今市駿馬初護民而今用民力初役已而今縱欲初親賢而今近奸初賤異物而今進難得初求士而今任好惡初絕田獵而今事馳騁初達群情而今多間隔初求治而今時勢初撫寧而今勞弊所以慮不克終也五始之義則春秋之必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即位者一國之始荀悅所謂三卿序進授策則天子即位上卿進除患爲福之戒而授一策中卿進慮事慮患之戒而授二策下卿進敬戒無怠之戒而授三策所以欲人君謹于始也蓋與諸臣之所建議始圖終者一矣夷考上下數千年間君臣圖治之說既有所謂心法又有所謂治法而其爲治法之說又

或天或祖或君或民或內或外或彼或此禁然其不能齊何也天下之理固有其分而于其中又各自有界限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故以心法對治法言之心法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又于治法之中以事之大且急者對事之小且緩者言之大且急者人事之本也物理之始也君人者欲端本以治末謹始以圖終其設施之序心法固所當先而治法之大且急者亦奚容以或後聖君賢臣唯有見于此故執中綏猷洪範冊書與夫典學之說修身講學之說正心齊家之說直指手心法之源而其他政事之說亦就治法之中因其時之所宜據其勢之所至順其理之所在指其大且急者言之也又奚必其詞之同哉

竊觀

陛下踐阼之初責成輔臣獎納臺諫凡弊政之所當革者革之無不盡凡舊章之所當遵者遵之無不篤其于敬

天法

祖修德勤政求賢納諫講學窮理節財愛民諸事固次第舉行之矣勵精之實發于

即位之一詔中興之志著于嘉靖之紀元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以殷宗周宣為望乃猶不自滿假于

聖制之終曰方將体元居正以求儷美詩書所稱帝王熙明之治而欲臣等悉心敷陳以輔維新之化即此觀之臣有以知

陛下必為殷宗周宣無疑矣臣之所以為獻者亦惟願不失此機而已何則數年以來法度廢弛天下之事已極于弊

陛下一起而新之百官承德者日奮人心望治者方切此祈天求命之時可以有為之會也乘此機以為之矢去川决殆無者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近世人君孰無願治之心然或卒不逮焉豈皆力之不足亦其初之不慎也

陛下欲求慎初之道則心法治法焉可不加意哉是故精察一守以執中肇修人紀以綏猷遜志時敏以興學建皇極以序九

疇戒怠欲之勝敬義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則心法得之矣克謹天戒以畏天監于成憲以法祖親賢遠姦以致治早

朝晏罷以勤政明揚側陋以求賢虛懷受言以納諫節財以制國用愛民以固邦本慎刑憲以恤人冤詰戎兵以防邊患

則治法得之矣有心法以為治法之本有治法以為心法之用本末不差先後有序而謂美不儺于詩書治不墜于原治

豈理也哉慎初之道如是而已雖然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
陛下以慎初為問臣既陳之矣至于圖終之說臣敢復為
陛下言之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之行也一日一周而
明日又一周未有一時之息健故也唯其健也故四時萬物
皆得順其序遂其生使君子自強之健于天少不似焉則養
成而復壞未久而已息何以成其治哉然所謂健治者非血
氣之謂又以心為之本

陛下誠求之心日御

經筵講求至理以學養此心整齊嚴肅主一無適以敬存此心
延見公輔親近儒臣隨時便殿時被顧問以君子維持此心則
聖心湛然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奪其健即乾矣又何不終之
是患哉伏惟

癸未科嘉靖二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欲成天下之治必順時揆事創制立法
以盡天下之務顧世有升降而政之因革隨之唐虞三代所
以致雍熙泰和之盛卓然可為萬世法程者具載諸經姑舉
其大者論之如定禮樂明律曆疆理宇內設立庶官分田制
賦興學養士與夫選舉考課之法兵戎刑罰之制其建立有
本推行有序可歷指其實而言之歟後之稱善治者曰漢曰
唐曰宋其創業守成亦多英君諠辟而考其治功所就終不
及于古何歟豈致理之道固不專恃于法制歟先儒之論有
曰善為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
于下信斯言也則君臣之間轉移振舉宜莫急于此者三代
而上無容議已自漢以來綱紀之張弛風俗之淳漓亦有可

言者歎抑斯二者相因而成又豈無所自歟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鑒于

成憲益隆不替百五十餘年道洽政治蓋廢幾古帝王之盛朕嗣
祖宗鴻業抚臨億兆夙夜祇畏圖新治理而績效未臻和氣未應
其故果安在歟夫事必稽諸古而後有以驗夫因革之宜治
必端其本而後可以不紊夫先後之序此固君天下者所當
知也茲朕欲勵精有爲期于化行俗美紹復我

祖宗之舊以上追隆古之治如之何而可予諸生皆學古通今明
于王道宜有以佐朕之不逮者其各殫心以對毋泛毋略朕
將來而用之

臣姚涑

臣對臣聞善治天下者固在乎立大法以為致治之具尤貴
乎端大本以為出治之要何謂大法經綸政務之道康濟民
物之方是也何謂大本人主一心所以宰政務而御民物者
是也無是法則雖有願治之心而因革常患于失宜無是心
則雖有圖治之迹而先後常病于無序如是而欲綱紀之正
風俗之厚治功之善得乎故心所以宰制乎法而法所以推
行其心法者治之具而心者治之要也得其要者固不可不
求其具得其具者尤不可不先其要古之善治天下者無他
焉亦惟循用此道而已矣後世之所以不古者豈非徒恃
乎法制以為治具而未能先正其本原以為治要歟欽惟
皇帝陛下以剛健純粹之資高明光大之學

入紹大統光濟前休啓中興之令圖開太平之昌曆嘉靖天下
以綱紀風俗爲慮進臣等于
廷而

賜之清問所謂知出天下而聽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
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者也願以臣之謏陋不足以贊
廟謨禱國論然而一得之愚亦安敢不爲

陛下效之乎臣惟人君膺天眷之隆而爲民生之主固不能舍法
以圖治亦不專恃法以爲治蓋四海至廣兆民至衆苟無法
以維持之則何以一其心志而使之各循其理何以息其爭
奪而使之各安其分故自古帝王欲一天下之治必順時揆
事創制立法以盡天下之務而定爲一代之規如禮以正名
分樂以格神人律以和聲曆以授時疆理宇內以柔遠能邇

設立庶官以代天任事分田制賦以足國裕民興學養士以
惇化善俗選舉以興賢能考課以計吏治兵戎以禦外侮刑
罰以詰姦慝是皆治具之大所當修舉焉者雖世有升降政
有因革未有舍此而能圖治者也然禮樂教化由心而發典
章文物由心而著家齊國治天下平由心而推人君一心寔
建立法制之一而推行之序必自此始焉先儒朱熹嘗論善
爲治者必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
又謂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及
側之私然後綱紀有所繫而立蓋所謂綱紀者是辨賢否以
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所謂風俗者必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是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君臣之間
苟知轉移振舉之機莫急于此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持

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則有所不為為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將見法制以綱紀之立而無頽墮廢墜之虞風俗以法制之行而無偷薄頹穢之習本末兼舉上下相因而天下之治于是乎成矣顧其張弛醇雜皆本于君心之能正與否此則治要之大尤當致意焉者又豈專恃乎法制哉臣伏讀

聖制蓋已深察乎此臣請以經之所載為

陛下陳之夫禮樂之為用大矣在唐虞則巡狩以修五禮典樂以諧八音在三伐則大宗伯掌五禮以防民偽大司樂掌六樂以防民情蓋建諸天地而同即同和者也律曆之所關重矣在唐虞則在璣衡以齊七政考聲而以察治忽在三代則五紀用序而時以定五音始備而聲以和蓋協于陰陽而至精

至密者也封山濬川而五服之遠近規畫甚詳體國經野而九州之險易界限不紊此其疆理宇內載諸禹貢職方者可述也詢咨岳牧而又分命九官以時亮天工訓迪公孤而又分命六卿以率屬倡牧此其設立庶官載諸舜典周官者可稽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唐虞之田賦也貢夏殷助周則又而用之大學上庠小學下庠此唐虞之學校也夏校殷序周則兼而舉之其選舉也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夏官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人奠食者亦三代之常制也其考課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在于唐虞者如此而天官所謂宰夫受日考小宰受月考大宰受歲考三歲則大計吏治而誅賞之者亦三代之盛典也以言其兵比閭族黨即伍兩軍旅之師蒐苗獮狩皆征伐擊刺之術

茲非兵制之善者乎以言乎刑皋陶爲正能體夫欽恤之仁
呂刑有誥猶存夫敬慎之意又非刑罰之善者乎斯蓋帝王
之治法真足以爲萬世之法程者也然而數聖人者皆得夫
建立之本而不紊于推行之序精一執中堯舜禹蓋以心法
而相授是以任賢去邪罔惑于疑貳命德討罪允協于明威
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黎民於變而萬邦咸寧
臣庶協中而四方風動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哉建中
建極商湯周武蓋以心法而相傳是以懋官懋賞必論其功
德而私讒不得以苟容三宅三俊必任夫吉士而愼壬不得
以相間其綱紀在上者無不張矣當是之時商邑周協而四
方徧德時罔不變而允升大猷其致雍熙泰和之盛豈不宜
哉三代而下雖有願治之君而于爲治之法或未能畢舉雖

有爲治之法而于出治之本或未能深探其治之不古若有
由然矣在漢則創業如高帝中興如光武恭儉如孝文雄畧
如孝武綜核如孝宣明察如明寬厚如章皆一代之賢君也
用叔通之綿蕞歌唐山之樂章考落下閔之算法參司馬遷
之律書建立郡國而統之以十三部官分中外而列之以十
六等輕徭薄賦而賜民田租臨雍拜老而諸儒問難興廉舉
孝則見于元朔之詔考試功能則揔于丞相之課郡國有材
官之設京師有南北之屯而內外足以相制次律令以示畫
一除肉刑以全民生而仁恩足以勝殘其法制亦云備矣在
唐則文武兼資有如文皇初政勵精有如玄宗劉明果斷有
如憲宗皆一代之賢君也新禮修于房玄齡雖樂定于祖孝
孫清聲作于開元曆法傳于大衍因山川之形便而分道立

州倣六卿之率屬而限官任才口分世業而井田之制尚存
大召名儒而弘文之館肇立選人之途有四而主以二銓之
法考功之善有四而差以九等之制建府立衛則假舜遂之
師矜刑慎獄則謹覆奏之令其法制亦云備矣在宋則仁孝
懿遠有如藝祖克爲前烈有如太宗忠厚惻怛有如仁宗皆
一代之賢君也有禮圖纂義諸書有平晉大安諸樂和峴論
鐘律而胡瑗范鎮之說迭興司天修曆法而觀天祐元之名
繼作建官始于乾德而元豐則又新之分路始于太宗而神
宗則又增之履畝制稅而限天下之田興學育材而崇蕪湖
之教踵唐規以銓試而益以律令經義之條設磨勘以遞升
而主以審官考課之院設禁兵以備宿衛列廂兵以隸諸州
而軍刑亦詳頒卹刑詔于天下直審刑院于禁中而刑獄不

濫其法制亦云備矣夫法制雖備而世主無正心之學不悅
詩書專尚黃老習于刑名惑于符讖而七制之心術已荒首
復浮屠行瀆人倫耽于聲色溺于佛骨而三宗之心術已壞
陳橋啓祚金匱渝盟或矯誣不明或剛斷不足而宋世人主
之心術亦未有能自正者是以當時之治賞者未必有功而
罰者未必有罪上者未必皆賢而下者未必皆不肖其大
者言之如疎賈誼而親鄧通外汲黯而內平津王吉謝病而
恭顯用事韓歆被譴而子密受封漢之綱紀豈能盡正哉信
不能保魏徵之直而許敬宗得以列于朝明不能燭林甫之
姦而張九齡無以安其位李絳與吐突承瓘而並進裴度與
皇甫湜而兼收唐之綱紀豈能盡正哉竇儼以宿儒受知而
盧多遜之儉邪則弗之覺柴禹錫以上變見用而王禹偁之

抗言則弗之容歐陽修論朋黨而無益于去留范仲淹獲罪
倖而不勝其誣謗宋之綱紀又豈能盡正哉夫上下之分不
定而賞罰之施未公則法制何自而立風俗何自而厚乎
西漢之風俗雖曰以經術爲尚然觀德色諄語之策四方
賊之奏則所謂薄惡者亦有之矣東漢之風俗雖曰以節
爲尚然觀朱穆崇厚之說潘夫浮侈之篇則所謂流靡者亦
有之矣唐人尚詞章此風俗之近浮者也觀正俗之風
行之傳而有以知唐世之多僻宋人尚理學此風俗之近古
者也觀明禁之文與憫俗之論而有以知宋俗之不淳上無
綱紀以待之下無風俗以驅之故漢之治效蓄積歲增戶口
蕃息禁濶踈濶刑罰大省可以言治矣而不免有雜霸之弊
唐之治效斗米三錢牛馬被野民物阜繁四夷降附可以言

治矣而不免有雜夷之弊宋之治效刑以不殺爲威財以不
蓄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爲賢可以言治矣
而不免有武畧不競之弊失其本原而徒恃法制果可以爲
治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創建宏規

太宗文皇帝中靖家邦纂述大統

列聖相承益隆不替道配帝王而治超近古豈無道以致之哉

嘗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聖訓矣如曰人主平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無堯
舜之心欲施於政者有堯舜之治決不可得也又曰法度縱
弛當在更張使綱紀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
風俗以爲之本大哉

王言一哉

王心而又持之以敬

天愛民之誠勵之以求賢勤政之志究心于洪範之學垂情于
義之書故能潤色鴻業損益百王如命牛諒制禮命陶凱定
樂而中和之用著正胡元之聲頌大統之曆而陰陽之候訓
內設京畿外列藩省而疆理有方首明職掌次辨禮儀而官
規有叙差土田之高下以定賦稅而酌輕重之宜立府縣之
學校以明彝倫而廣絃誦之化以經術取士而選舉精以年
資叙遷而考課實以五府治軍而摠于本兵則兵政有統以
六律論刑而參以

大誥則吏治不苛信所謂端其大本而立其大法矣則其復古帝
王之治而陋漢唐宋于下風者端有自哉是以綱紀正而風

俗厚法制舉而治化隆百五十餘年于茲然成者易毀盈者
必溢加以正德以來權姦蠱惑而法令滋章

陛下應期而興遠承其後此正

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天命人

心去就離合之時臣謂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于

陛下之大有為也昔者

踐祚之初

改元一詔萬化俱新如徵耆舊以表名德登才俊以興事功容
直諫以開言路斥佞倖以敦士習誅姦逆以昭邦憲褒忠直
以勵世風蠲逋負以甦疲瘵洗煩苛以釋冤滯剔蠹弊以儲
貨財清冒濫以惜名器滌瑕取以德游洽以和政紀其政而綱

紀振于上申訓其人而風俗移于下由是海隅蒼生莫不翹首以望太平傾心以觀至化正如天地之否忽泰則平日月久晦忽開則明雷震又蟄忽震則驚雲霧又鬱忽廓則清豈非臣民之一快哉以

陛下功烈之盛化理之隆雖商宗周宣何以遠過然邊陲戒嚴而盜賊竊發乾象失度而災異頻仍績效未臻和氣未應信有如陛下所慮者雖修省之詔屢下而消弭之效未聞

陛下豈得晏然而已乎臣愚以為事必稽古所以立法也所謂禮樂律曆之類皆法之所寓也

陛下誠能以稽古為今遠宗帝王近法

祖宗則典章經制因革適宜大法可立而治具彰矣治必端本所以正心也所謂綱紀風俗之施皆心之所推也

陛下誠能以端本為先委任大臣聽用臺諫則綱紀風俗先從有序大本既端而治要舉矣夫如是則大化神明而鴻恩博洽績效何患于弗臻日月貞明而雨暘時若和氣何患于弗應陛下求治之心不至是有慰者乎抑臣猶有說焉蓋天下之治統于人主之心而人主之心天下之所共賴者也心存于正則事無不正而天下蒙其福心蔽于邪則事無不邪而天下與其憂

陛下知所以正心矣臣持慮夫操存之甚難而察識之未至耳何者一心之微攻之者衆大官備玉食之奉几御儼紫庭之列繁聲或足以悅耳采色或足以娛目嬖倖或希意以逢迎邪私或乘間而浸潤寶王遠物或以開貢獻之門玩以細娛或以摩盪遊之端一朝之晚起或以貽晏安之漸一言之

或以來諛佞之媒一事之乘快命令之所由輕一惑之濫施
僥倖之所由啓凡此數者皆足以害治者也倘少惑焉臣恐
聖心虛明而靜一有不得如前日者矣臣願

陛下戒之慎之深維前事之鑒永爲克終之圖涵養善端培植治
本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持之者必嚴紛華波蕩之中而所
以鎮之者必固愛憎易狃之情而所以矯之者必力其美可
悅之言而所以防之者必深以聖人之訓爲當徒以先王之
治爲可法摠天下之智以助聰明而于視聽無所蔽順天下
之心以施號令而于取舍無所私朝夕夢寐有四海蒼生之憂
宵旰經營存萬年

宗社之慮如此則本原之地日益澄澈是以帝王之道而圖帝王
之功以

祖宗之法而守

祖宗之業綱紀常張而不弛風化以常惇而不薄大法無不修而大
本無不端績效無不臻而和氣無不應天下仰之萬世誦之
陛下致此無難而寔臣愚之所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臣謹對

卷終

丙戌科嘉靖五年

皇帝制曰朕惟自昔言治道者有二曰王曰伯三代而上純王之治也卓乎不可尚矣論者乃謂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以功五伯以力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果若是殊乎其所謂道德功力亦有可指言者乎自是而後惟漢唐宋歷世最久號稱至治其間英君聖辟固有專務以德化民而致刑措之效力行仁義而成貞觀之盛至誠恭儉而收慶曆之治蓋于王道皆若有庶幾焉由今觀之其施之當時而見諸政事者果道歟德歟抑功力歟亦有可述者歟議者又言漢三而未足唐猶夫漢也然則宋固可知矣豈世道愈降而先王之道卒不可復歟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

狀元

策

卷三

三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莫

以來亦既成純王之化矣朕嗣承

大統夙夜孳孳亦惟帝王之道

祖宗之法是遵是守夫何承平日久人心宴安固嘗勸農桑矣而

問閭之間衣食益困飭武備矣而輦轂之下營伍不充士病

其詭遇也而流風相高顧傷于太激俗惡其奢靡也而守禮

之家不免于僭侈備畜之政何歲不講一遇水旱至坐視赤

子之流離備禦之米無時或忘一有邊警輒告稱兵糧之耗

竭夫統體紀綱人小風俗皆王政之大而足食足兵又今日

之急務也信如仰補救之不暇有凡舉之又何擇于王伯

哉夫上有願治之石則下有輔治之臣是故道易交而志易

行也昔之人臣

以事其君固有以法天立道為對以饑渴

教化為喻以誠

公道為佐治之具者夫豈不知尊主而抑

伯哉何卒混為

塗而莫之能正也後之論治者有言蓋天

道則可以行王

又謂有內聖之德則有外王之業又謂必

有父母天下之心

乃為王道當以和者為不易之論歟朕聞

王者之民勞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遷善敏德而不知其功

相安相養而莫識其力士讓于朝民和于野萬物並育各得

其所朕甚樂之甚慕之何施何為而可以臻此子大夫明于

王道有素矣其謹著于篇朕將擇而行之

臣龔用卿

臣對臣聞帝王之御天下也有為治之大用有出治之大本

為治之大用存乎道出治之大本存乎德德存于心而為道

之所以立道違於政而為德之所以行何謂德必其蘊諸心
思者一本於誠而無矯偽之雜何謂道必其施諸政事者一
出於公而非私小之圖故有是德斯可以為純王之心有是
道斯可以為純王之政德以本之道以行之則身居於九重
之間而化行于禪海之外文塞溥遍之功以成而於變時雍
之效以著矣自夫王道不明於天下而世之言治者始為一
切便安之術其推之已也則無本而易窮其及于人也則有
限而難久心其心而非王者至誠之心政其政而非王者至
公之政則其治效之所就豈可以仰同于王者之道德哉於
盛此唐虞三代之治所以為至而漢唐宋之君皆不足以與
于斯也欽惟

皇帝陛下天資英邁聖學日新既已具

聖人之德躬膺寶曆運際昌期又已得

聖人之時自

臨御以來五年于茲民安物阜道洽政治可謂極其盛矣方且
体道謙冲不以已治已安為足也而于

萬幾之暇進臣等于

廷降賜

清問倦々於王伯之說且以統體紀綱人才風俗足兵足食為

憂臣知

陛下有志于王道之大而陋伯術于不居也真所謂

大有為之君矣敢不採摭所聞以對揚

休命之萬一乎臣聞天下之道二王與伯而已矣其心本於誠

政出於公無所為而為者王者之道也其心雜于偽攻出于

私有所爲而爲者伯者之道也王伯之辨不出乎誠偽公私
之間而已矣嘗即是而求之羲皇而上玄風邈然不可追矣
言治者莫過于唐虞三代言聖者莫過於堯舜禹湯文武是
故堯以俊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萬邦協和之休舜
以玄德達於詢咨岳牧之政而後有四方風動之化禹以祗
台之德達於修和府事之政然後地平天成之績以成湯以
懋昭之德達於輯寧邦家之政然後兆民允殖之治以臻文
王之所以怙肯西土者以其緝熙敬止而又有懷保惠鮮之
政也武王之所以水清四海者以其建極叙倫而又有真麗
陳教之政也是皆本諸心者有大聖人之德而達於政者有
大聖人之道推之而準動之而化故可以謂之純王若夫伯
者則推之不本于德而不能存王者之心行之不

不能爲王者之政如葵丘之會假名於尊王首止之盟假名
於定嫡蒐田示禮而實非禮也存衛示仁而實非仁也有所
因以爲功有所強而爲善其視王道譬猶桔槔之於雨露
火之於日月其小大判然可知矣故曰誠心而王則王假之
而伯則伯此之謂也然則欲求王道之大者豈可離道德而
爲言哉嘗考諸邵雍之論曰三皇同道而異化五常同德而
異教三王同功而異勸五伯同力而異率蓋皇與帝之存心
立政固與王同特因時而異其號固非伯者以力假仁補塞
罅漏者所可同年而語矣然又謂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
而伯蓋世變之趨其勢誠然也要之至于王則人事備極于
伯則世道衰下伯一等則夷焉而已耳至若轉移之機實存
乎人豈世道既降而終無可復之理哉三代而下稱善

曰漢曰唐曰宋就其優者論之漢文帝躬修玄默以德化民
固賢君也其議賑貸罷築臺抑寵倖容直諫以几杖賜吳王
以金錢愧張武庶幾于玉則其致圉圉空虛刑措不用之效
非徒然也唐太宗英明威武力行仁義固令主也其定田賦
修府兵御貢賦謹刑一因弓矢而悟治道增學舍而廣生員
庶幾於土則其致外戶不閉道不捨遺之效非苟然也宋仁
宗至誠恭儉始終如一亦仁厚之君也考其所設施者若刑
以不殺爲威財以不畜爲富兵以不用爲功人才以不作聰
明爲賢引輔臣而脩治道親君子而禮大臣亦庶幾于玉矣
則其致慶曆之盛而臻四十餘年之治其固然歟究而言之
則文帝之心未曾泯於黃老太宗之德終有愧于閨門仁宗
之優柔卒不能制夷狄之橫蓋漢之治雜乎伯不純乎王者

也唐之治雜乎夷猶愧于伯者也至于宋雖曰以仁厚立國
家法最正然萬日未能盡舉是謂以弱政濟弱勢安可以語
王道之大哉宋而後至于元則以夷變夏益可悲矣

上天厭亂篤生

聖人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垂統續百王之舊服

太宗文皇帝安內攘外立萬世之丕基其政之善心之純見於先
民所傳者詳且悉矣臣請得畧舉其槩而言之綱紀不紊而
內外有相維之勢統體有序而大小有相制之權恤民窮則
有種桑之法有給益之惠重教典則有國監之規有學校之
詳崇理學而人才無不正抑浮費而風俗無不淳軍政有條
例也禮儀有定式也則純王之政不在是乎嘗在誦我

太祖之訓有云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堯舜然觀其授受在允
執厥中又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使存諸中者無堯舜之心
欲施於外者有堯舜之治不可得也

文皇之訓有云帝王之學貴切已實用又曰凡開創之主其經歷
多謀慮深每作一事必籌度數日乃行亦欲子孫世守之不
忘也是皆所以爲運用推行之地則純王之心不在是乎
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五十餘年以來道隆化洽政善民安悅服
之誠著于遠邇尊親之念徧于華夷純王之化固無間矣

陛下嗣承

大統嘉靖中

登極一詔與民更始所以

祖宗之法而守帝王之道也然求其道不可不知其德守其法不

可不知其心臣伏讀

聖制猶慮夫王政之未能無弊王化之未能有成其志蓋已勤矣
而臣竊恐

陛下于德之修者或未盡純心之存者或未盡實則弊政豈能盡

除而化成之效豈能以遽致耶臣請得而畢言之勸農桑雖

有官矣然阡陌不識勞來之人情遊率多荒廢之業以

先保障而徵求極其鎔銖以撫字後催科而追促急于星火

求其如蠶桑之勸民種植召信臣之修渠灌溉者果何人哉

是無怪乎衣食之益困也飭武備雖有條矣宗精銳者私後

于權門老嫗者備數于行伍草場歲闕悉辦房闈之供應易

豆月給歲歸將領之筐篋求如李牧以市租饗士种世衛以

銀鈎教射者果何人哉是無怪乎營伍之不亨也以士風言

之尚激直則以忠厚爲迂濶務浮誇則以孝成爲遲鈍孰知
新法之行程子以爲愧聖德之詩范公以爲憂乎則流風相
高不免于太激者理所必然矣以風俗言之峻宇雕墻民庶
僭公侯之分華衣美食禮儀無上下之章孰能蔬食布衣師
毛玠之儉減騶省樂畏楊綰之清乎則雖守禮之家亦不免
于侈靡者勢所必有也儲蓄之政雖嘗講也然督理之使更
代不常賞罰之典因循不舉簿書空存出納之數倉廩或無
顆粒之收是以一遇水旱而民之瑣尾流離者不能無蒙袂
之耻備禦之策雖未忘也然屯營之地棄爲汙萊任戢之兵
役于鈴閣尺藉之逃亡過半民運之積欠甚多是以一有警
報而將之倉皇告急者不能無倚予之困夫此六者固皆王
政之大端今日之急務臣愚以爲欲勸農桑則當擇良吏以

爲之牧欲飭武備則當選良將以爲之帥欲正士風則當崇
德行之科欲厚風俗則當嚴諭制之禁欲廣儲蓄則當平社
倉之法不可以不舉欲固邊防則屯田鬻鹽之令不可以不
修然又必君臣上下同志一德各任其責而後王道庶幾可
行也臣歷觀前代見上有願治之君而臣不能將順以成之
則悲其臣見下有輔治之臣而君不能推心以任之則悲其君
聖策所謂明良相遇道易交而志易行也斷上乎不易斯言矣以
漢唐論之董仲舒之對武帝嘗以王者當法天立道爲言魏
徵之告太宗嘗以經亂之民愁苦易化如饑易食渴易飲爲
言諸葛之佐昭烈又嘗以開誠心布公道爲本蓋皆庶幾王
佐之才也然論治雖切莫挽江都之行納諫雖勤卒有什碑
之憂籌策雖紆而不能復漢祚于既衰果可以爲明良相遇

乎以宋論之程子謂盡天道則可行王道謝良佐謂帝王之
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張載謂君相以
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
蓋皆發明王道之肯也然洛黨之禍作而其道不用于時偽
學之禁嚴而其言不聞于上又可以爲明良相遇乎是知王
者之政必以道為之用王者之心必以德爲之本使宋之君
能用周程張朱而行其言則德修道立三代之治未必不可
復興而惜其不能然也臣伏讀

聖策之終又有羨慕于王者之民至德之化且曰何施何為而可
以臻此欲臣等詳著于篇而又寵之以

朕將採而行之之一言是導臣而使之言也臣敢不罄一得之
愚以爲

陛下告哉夫

陛下既銳志于王道矣而又曰信如與滯補弊之不暇有克舉之
又何擇于王伯哉何其先後頓殊而好尚不一也臣愚以爲
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其本惟在

陛下之一心誠與不誠之間而已心苟誠矣而不能行王道者未
之有也心苟不誠矣而能行王道者亦未之有也臣願

陛下力學以養此心持敬以存此心親近君子以維持此心不徒
謹飭于會朝清明之日而必涵養于

深宮閒燕之中不徒競業于延接正士之時而必矜持于親近
警御之頃淫哇之聲竒巧之色不以雜此心便嬖之言側媚
之態不以誘此心神仙佛老之事不以荒此心圖書劍馬之
技不以蕩此心土木遊田之娛不以勝此心宮室侈靡之奉

秋元第一卷
不以移此心而又遠邪佞通忠直畧小利納遠猷審時宜以立政定

國是以保邦信遠拂之爲恭思儆戒之可樂如堯之兢兢如舜之業業如禹之孜孜如湯之慄慄如文之亦臨亦保如武之毋怠毋荒若然則心誠而德可修德修而道可立道立而政可舉由是民富而邦本固矣財豐而國用充矣士習正而廉耻之節興矣民俗厚而朴素之風還矣蓄積日多而天災無足患矣邊防日固而外侮無足虞矣凡天下之政有出于數端之外者皆不足以厯

聖心之憂將見天地位萬物育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陛下之所至樂者于是可遂矣苟心焉不正而欲行王道以望數者之效是猶操危檣而航大海垂敝輪而走長途求之愈深

之愈遠豈不難哉臣學不足以稽古識不足以通今然門之昔人人主間求賢之路必將有聽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無獻言之誠懷此念而耿于中者久矣迂踈之見幸因

明問而發焉惟

陛下留神省覽倘以爲可採而施之于治則

祖宗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己丑科嘉靖八年

皇帝制曰朕惟治天下之道其端不可槩舉特以大者論之在乎知人安民二者而已夫知人則哲必能官而任之安民則惠必使匹夫匹婦各得其所雖然堯舜尚于此猶難夫豈後世所能及也朕本藩服仰承

天命入奉

祖宗大統朝夕戰兢不遑寧處何自即位以來災變頻仍旱潦相繼歲復一歲無處無之生民流亡朕甚恐懼此非朕官非人以虐民歟或賢與不肖進退倒置歟或勸懲之典而失其宜歟抑為我選任者而失公平之道歟夫天聽自我民聰天視自我民視非民不聊生而

天垂深戒者如此何致至于內有盜賊之擾外有夷狄之患此亦

爲民之害者民爲邦本而使饑寒困苦流離死亡至于如此
邦欲安而得乎朕雖保邦安民之念求其所以實無一得朕
欲俾災沴潛消民生堵盜賊息邊方靖財克而食是不知
如之何可以臻此特進爾多士于廷爾多士明于王道有目
矣且目睹時艱豈無真識的見以匡我者當悉心吐露推衍
所以于篇朕當勉爲親覽焉勿諂勿憚勿泛勿畧庶副朕意

臣羅洪先

臣對臣聞帝王之致治也有覆天下之仁而以不費爲施有
周天下之智而以不勞爲用施之溥而後順時鼓舞之權行
用不勞而後憲天聰明之實著得契聰明者存乎誠誠無疑
矣妙鼓舞者存乎變變無方矣無方而顯作用于旁行仁之
發也以天下之才盡天下之故得天下之故神天下之化夫

何費之有無以秋而別賢否于不遺智之運也以天下之公爲
一已之度廓一已之度定天下之情夫何勞之有是故誠以
基智智以廣仁仁以盡化化以格天天順而時化和而理仁
廣而通智睿而辨非夫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者其
孰能與于此故仁而不得其要必踈陋而文勝智而不本于
誠必穿鑿而術煩文勝之弊泛而要效術煩之弊雜而不明
天下之辜廢者多矣是故帝王存之爲理要之原舉之爲易
簡之善不以察爲明不以私爲惠蓋其所執者要其所尚者
審故也是以天地可位萬物可育氣化太和災殄不作其上
下一貫之理顯微無間之機乎是故仁智合德之謂聖志氣
交感之謂通天人同歸之謂治是說之不明也亦久矣古人
之言曰上有好言之君則下必有盡言之臣又曰益智廣德

莫善于問乘事演道莫善于對臣愚恭遇

陛下精明納言得其時矣觀時勢之故究恢濟之本極理亂之說
廣德業之規臣非其人也而竊有志焉敢不敬述其畧以對
惟天生民不能無欲欲之不制亂之成也苟非至德大道不
行故夫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兼乎三才足以
合倫盡制者謂之天子故宣總明為元后而佑下民作之君
師子夏問孔子以民之父母孔子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一
人而安四方者君也是故天者立君之命者也君者立民之
命者也裁成之道輔相之宜所自成也典禮之喪命討之權
必有歸也安民非君之責乎勢一而後定于義職分而後許
于仁是故惟王建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立民極也樹
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以奉天道也此則共濟之義大公之

制也官人非君之助乎然地遠則德未易徧情異則化未易
行求萬姓之咸休難得也聽言則易于匿情盡實則难于廣
容求九德之咸享難得也然臣嘗求之矣四凶之惡未著也
堯不逆探其奸元凱之善未著也堯不責備其用是道也其
知人之要乎黎民敏德在臣下之克艱帝力不知由官師之
翕受是道也其安民之要乎然而當時病其難後世忘其守
豈非誠偽之別而治忽亦因之歟仰惟

陛下即位以來孜孜求理敬慎夙夜不遑寧處求直言以廣聰納
除冗後以止蠹害謹鬻爵以簡任使嚴章法以辨優劣其子
官人可謂謹矣免雜租以重民命發餘幣以蘇時艱減貢獻
以節浮費明寬獄以示平反其子撫民可謂密矣是宜海內
興富是之歌天下樂有年之頌朝者極相讓之休郡邑向承

德之莫而保徵畢集喜氣幸暢矣夫何近年灾故迭興旱魃
為凶千里相繼淫潦損苗逾時不正白虹示警坤象下震星
變上現霍氣四昏夫天人之應自古不誣氣數之譏匪經之
訓故曰聖王在上日月不薄食雷發不震兩電不為灾一氣
之流行故也仰觀晷度俯攷幾衡豈惟

陛下慮之在臣亦且疑之矣然延詢博訪備察遠聞民之困也倉
箱無卒歲之儲田里無口分之業耕獲未已而稱貸復行亦
有收不以時如蘓軾之所慮者矣播種以施而券契亦行亦
有欲亟其死如陸贄之所憂者矣南則病于稅產之虛北則
病于夫役之擾至于灾異之地猶失撫字之方粟烈不免下
鵠業野誰飼夫蒙袂是以流離載道載相嗷七攘劫為生
益為糜敗遠壘屢起積骸在野夫天心之仁靡不欲其相安

以生而民之司牧乃視其轉死而不救知入之道可不重者
乎哉

陛下既深恩而歷言其弊矣臣也復何所言惟

聖問有曰官非其人以害民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祿不
計其厚薄職不計其大小惟以盡分為心不以年數為限今
也上無責成之心下有苟安之計善政未必行能聲未必著
是安得不以利為利也

陛下有以處之乎

聖問有曰賢與不肖進退倒置臣不敢謂無是也蓋古之仕也進
以實德不以空言故靜言如夔不得長奸有能如鯨猶謂方
命今也任其論說無以考其素行取其才藝不復核其道術
是安得不以不肖為賢也

陛下有以辨之乎以勸懲言之古之課績也日有日成月存月
歲有歲會故不紊也今給由之制足以擬之否乎是賞罰無
可稽矣以選任言之古之舉用也官長舉其屬親怨無所避
故以情也今資格之限亦有避嫌者乎是公平有所碍矣因
患不除則庶理不得庶理不得則群賢不登群賢不登則處
置失宜而百姓無賴是故潢池多弄兵之警綠邊無固守之
防以此立國則國運不泰以此制民則民紀弗寧是故天聰
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信乎感應之道察乎機緘之萌是
安得不來

宵旰之憂而切多士之問也然臣以為知致弊之由則必有救
弊之方病化理之節則必有更化之道毋亦知人者而加
之意乎臣亦不敢為近世苟且之見習熟之說以負

陛下之誠意請揆其本而論之夫天聰明聖意憲古之訓也然天
之聰明不可度也有德則降祥有惡則降殃大以成大小以
成小各因其宜而未嘗有為也各適其用而未嘗有心也山
澤之廣大汙疾之納藏而未嘗虛靡容已觀于天道可知君人
之度矣舜之大智也在隱惡而揚善禹之大智也在于行所
無事是故虛心以應之則得失自別下已以待之則狡偽獻
誠聖賢改過不言絕德必察其微中才豈免必摘其短尚何
自新不與其往不必徧物是故水平則妍媸必見也衡平則
輕重自倫也必以形迹觀人則不可以盡人必以法制繩人
則不可以服人而况在人之心實為至神上之好惡靡不審
上之情偽靡不知示之以誠猶恐其偷示之以詐弊將安極
已未信而欲人之信已不可得也人之弗信而欲惟意之從

亦不可得矣可不戒哉雖然此其本也察舉其端則端育不
可以不端也選舉不可以不慎也考課不可不精也欲端教
育在于正道術之習嚴考校之賢欲正其習則

祖宗所謂一以記誦為能卒無實用者可戒也欲舉其師則

祖宗所謂必求端人正士以為模範者可行也敦本而尚質先德

而後藝如是而教有不成乎欲慎選舉在謹資格之弊崇德
行之科謹資格也則當鑑裴光庭混淆之失崇德行也則當
考程願薦違之議而又正奔競之風重廉耻之節如是而選
有不當乎欲精考課在久賢能之任明賞罰之權久任則杜
怨所謂以親民長吏轉有郡守有績則進爵加職者可法也
明權則傳噉所謂君志定國體崇而後可責其成者可取也如
是而課有不精乎然而數者之要非秉聰明之德不能行急

天之說無亦所當留意者乎既得知人之說則安民者舉而
措之耳然道有升降政由革俗法不變則道不融制不更則
化不顯薰以時久則窮事煩則弊守其故則滯而不通反其
原斯順而可達是故新民之耳目不可無作倦之道一心志
之趋向不可無檢制之法正月之布象和法以歲變者也刑
罰世輕世重以世變者也時未至而不守常則至于扞格時
已至而不用權則至于膠固故觀其機會反其理要以此為
官人之法固足以盡其才能以此為責效之規尤易于底績
矣雖然此其本也察舉其端則東南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西北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法曠土隙田之未耕晁錯之所憂
也鑿滌灌漑之有法召信臣之所行也因旱得雨而
皇祖無憂其復苗乃免田租今則雖有善政視為彌文多矣無亦

以實意行之乎陝西告饑請粟而

皇祖陪其賚予且令速發今則雖有急請稽遲歲月久矣無亦以便宜處之乎田無定分富貧不均畧為防制可也稅有巧計虛實莫究加以清量可也禁侈靡之風而民自足黃霸之惠政也豫儲蓄之備而歲不饑朱熹之良規也然而數者之要非違變易之宜不能行順時之說無亦所當致省者乎順時以行則賢才無掣肘之虞任人以公則閭閻有切實之效遂飽煖安逸之欲而無飢寒盜賊何從生乎蓋不但如龔遂之治渤海也得撫綏攻戰之備而無敗衄夷狄何由至乎蓋不但如趙克國之在湟中也生之有道用之有節積之有備取之有制財用足而衣食富又不必刈宴之取予而後為善計也又何患于

天心之不格灾患之不潛消哉然聖問于終篇尤有真誠切實于王道之說以誘愚臣之言而且戒誦畏之弊臣有以知陛下求治理之切廣謀猷之陳上嘉下樂之至情矣臣復何所隱忌而不盡哉蓋聞

祖訓有曰一民未安猶為未仁一念未誠猶難格天

又曰人情過祥則有驕心遇灾則有惧心而惧心生者治之基也嗚呼其殆天之交始終之義安危倚仗之機乎今

陛下遇灾而惧因變而警歸過于己加念于民是心豈有二哉此兢業萬幾者也寅恭和衷者也知人安民之大原也萬古虛靈不昧之幾也今之灾變即替消也心之敬戒無時可止息也孔子曰為政在人即知人之可以安民者也取人以身即知人之本于憲天也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也者即今日敬

戒之心也是心也是理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生得
之能使天下和平是故無有內外無有遠近加以意必即非
此心加以固我即非此心所謂混然與物同体者也其得其
失不假外求匪思匪爲乃所自得靜而養之而未始有物實
淵深也動而慎之而未始不足實溥博也故一念之覺即爲
誠一念之放即爲僞達于此爲大智決于此爲大勇而飾久
之說不足惑之矣順之而運用也乃爲周流之妙失之而襲
取也乃爲執一之行而以是之說不足動之矣以此窮理則
中有主而不雜于二三以此親賢則任必專而不疑于可否
以此爲裁制宰物之柄則擬議而不窮以此爲事天治民之
本則恐懼而不弛此千聖之學也百世之經也亦愚臣終身
學之而未能者也程子言告君者曰夫鐘怒擊之則武悲擊

之則哀徐所感而入也張子之言曰試言乃事君第一義不

可有欺臣之微誠何足為獻然亦不妄舉以陷于自欺獨愛

之慮有補萬一亦

大聖之所不棄也惟

陛下致審擇而力行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壬辰科 嘉靖十一年

皇帝制曰朕惟人君奉

天命以統億兆而為之至必先之以成育樂生俾遂其安欲然後
 庶幾盡父母斯民之任為無愧焉夫民之所安者所欲者必
 首之以衣與食使無衣無食未免有凍餒死亡流離困苦之
 害夫匪耕則何以取食弗蚕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
 所念而憂者也今也耕者無幾而食者衆蚕者甚希而衣者
 多又加以水旱虫蝗之為災遊惰冗雜之為害邊有煙塵內
 有盜賊無怪乎民受其殃而日甚一日也固本朕不類寡昧
 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興治理實憂而且愧焉然
 時有今昔權有通變不知何道可以致雨暘時若災害不生
 百姓足食足衣力乎農而務乎職順乎道而歸乎化予諸士

明於理識夫時蘊抱于內而有以資我者亦既久矣當直陳所知備述於篇朕親覽焉勿憚勿隱

林大欽

臣對臣智識愚昧學術疎淺不足以奉

大問竊惟

陛下當亨泰之交撫盈成之運天下皆已大治四海皆已無虞而乃拳拳于百姓之未得所為憂是豈非文王視民如傷之心耶甚大矣也然臣之所惧者

陛下負聰明神智之資秉剛睿明聖之德舉天下之事無足以難其為者而微臣所計議復不能有所補益于萬一

陛下豈能以其言為未可盡棄而有所取之耶

陛下臨朝策士凡有幾矣異時莫不光揚其名聲寵綏其祿秩然

未聞天下之人有曰

天子某日降某策問某事因某策濟其功者是豈策士之言皆然可適於用者耶抑亦其言或有可適於用而未暇採之耶是臣之所懼也臣方欲為根極政要之說明切時務之論而不

敢飾為迂濶空虛無用之文以罔

陛下

陛下若以其言為可信而不悉去之試以臣之策付之有司責其可行則臣終始之願畢焉如或言不適用則臣有瞽愚欺天之罪俯伏以待罪謹誠所甘心而不辭也臣伏讀

聖策有以見

陛下拳拳以民生凍餒流離為憂以足民足食為急此誠至誠惻怛以惠元元之念天下之所願少頃更無死以待德化之成

者然臣謂

陛下誠懷愛民之心而未得足衣食之道誠見百姓凍餒流離之形而未知百姓凍餒流離之實也夫

陛下苟誠見夫百姓凍餒流離之實則必思所以富足衣食之道未有人主忍見夫民之凍餒流離而不思所以救援之者未有人主救援夫民之凍餒流離而天下卒坐于凍餒流離而不可救者也今夫匹夫之心可形于一家千乘之心可形于一國何者以一家一國固吾屬也魯謂萬乘屬天下者有救援天下真實懇切之誠而願不效於天下者哉是臣所未信也臣觀

陛下臨朝凡十九餘年于此矣異時勸農蠲租之詔一下天下莫不延頸以望更生然而惠民之言不絕夫口而利民之實惠

至今猶未見者臣是以妄論

陛下未見斯民凍餒流離之實未得足民衣食之道也臣聞之仁以政行政以誠舉王者富民非能家公而戶食也心政其焉而已矣夫有其心而無其政則天下將以我為徒善有其政而無其心則天下將以我為徒法徒法者化滯徒善者恩塞心法兼備此先王所以富足人之大畧也臣觀史策見三代以後之能富其民者于漢得一人焉曰文帝當秦亂干戈之後當時之民蓋日不暇給矣文帝親當前之坐于困寒者蓋甚于塗炭也育之以春風沐之以甘雨煦煦然與天下為相休息之政而塗炭者杜席矣故後世稱富民者以文帝配成康亦誠有以致之也然而文帝固非純王者竊王者之似焉猶足以尊稱于後世而况夫誠于王者而願有坐視天下乎

凍餒流離者哉臣竊謂今日

陛下憂民之心不為不切愛民之政不為不行然臣所以敢謂陛下于斯民之凍餒流離而未見其實于足民之衣食而未得其道者竊恐

陛下有愛人之仁心而未能如王者之誠慤至有愛人之仁政而未能如王者之詳悉光明臣是以敢妄論

陛下而云云也然臣所望仁政于陛下者非欲盡變天下之俗也非欲復井天下之田也亦曰宜時順情而為之制而不失先王之意乞請因

聖策所及而條對之

陛下策臣曰夫民匪以則何以取合弗天則何以資衣斯二者亦王者之所念而乞者也今耕者無而食者衆蠶者稀而衣者

多又加之水旱蝗之為災游惰冗雜之為病邊有烟塵內有盜賊何怪乎民受其殃日復甚一日也此見

陛下痛念生民之病深按困乏之本而極思所以極救之也臣謂

民之所以耕云播而日甚其殃者游惰起之也冗雜病之也

若天水旱蝗之災則雖數之所不能無然君人之憂不在

焉何者待吾初蠶之具素修而無所耗則雖有水旱虫蝗而

無所害臣聞古有道之國天不能加災地不能厄夷狄盜賊不能

困以恒職修而本業固倉廩實而備禦先也臣聞立國有三

計有萬世不易之計有終歲應辦之計有因時苟且之計萬

世不易之計者大學所謂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

之者舒者也故王制三年耕則有一年之積例之則九年當有

三年之豫其終歲所入蓋足以自給而三年之蓄恒可以豫

待不虞如此者所謂天不能災地不能阨夷狄盜賊不能困
臣前所謂王者之政

陛下今日所方切求而欲勵行之者所謂終歲應辦之計者蓋生
財之道未甚周節財之道未甚盡一歲之入僅足以充一歲
之用其平居無事猶未見其甚敝偶有凶荒盜賊之變則未
免厚歛重取以至于困敗而不能自振若此者蓋素備不修
因時權設漢唐宋以下治天下之大率而非吾

陛下之所以奉天理物而深厚國脉者其所謂因時苟且之計者
蓋平時之用以歛散於民者頗無其度而取民惟畏其不多
用財惟畏其不廣方其無事百姓已不能自給迨具有變則
不可復為之計矣此則制國無紀潰亂不時蓋昏亂衰世之
政焉蓋臣前所謂起于游惰病于冗雜之弊亦畧有同于是

陛下今所方欲改轍而易海內之觀者臣謂今日游惰之弊有二
冗雜之弊有三此天下之所以長坐於困乏而志士至今憤
惋而嘆息者也其所謂游惰之弊二者一曰游民二曰異端
游民衆則力本者少異端盛則務農者稀夫民所以樂于游
惰者何也蓋起于不均不平之橫征病于豪強之兼併小民
無所利于農也以爲逐藝而食猶可以爲苟且求生之計且
夫均天下之田然後可以責天下之耕今夫里閭之小民剝
于汙吏豪強者深矣散食于四方者衆也大率計今天下之
民其有田者一二而無田者常八九也以八九不耕之民坐
食一二之粟其勢不得不困然而散一二有田者之業以爲
八九自耕之養其勢未嘗不足議者病游民之衆也或有逐
箇之說然臣以爲游民之固本于不得已也而又無所變置

而徒爲之遂臣懼夫商之不安于商也臣竊謂今日之弊源已深更化者當端其緒而緩理之理而無緒勢將驅力農之民而商而又將驅力商之民而盜也天下爲盜國不可久其便莫若頒限田之法嚴兼併之禁而又擇循良仁愛惻怛之吏以撫勞之法以定其世業禁以防其奸貪吏以時其安緝游民其時歸乎若夫異端者蓋本無超俗利世之智而徒竊其減額逃刑之利不工不商不農不士以自便其身且其倡無父無君之教于天下將使流風之末可已焉此其爲害甚明故臣不待深辨然臣竊悼俗之方敝也禿首黃冠充斥道路珠宮瓊宇照耀雲漢此風未艾效慕者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非所以端正風紀之要體也故臣

陛下嚴異端之禁斥道佛之說勅令此輩悉歸之農其有不如令

者許有司罪治不赦蓋非惟崇力本之風抑具於教化之道此臣奉奉所望于

陛下之至意也其所謂冗雜之弊三者一曰冗員二曰冗兵三曰冗費冗員之弊必澄冗兵之弊必汰冗費之弊必省三冗去而財裕矣夫聖人所以制祿以養天下之吏與兵者何也吏有治人之明則食之也兵有敵人之勇則食之也是其食之者以其明且勇也其或有不明不勇者則非耕不得食非蚕不得衣何者無事而祿亦先王之所儉也今天下之吏與兵何如也臣非欲盡天下之吏與兵而不祿之也臣徒見任州縣者固有軟罷不升而坐祿者焉隸兵籍者固有老弱不勝而濫食者焉且入貲之途太多任子之官太衆簡稽之責不嚴練選之道有虧臣是以欲於此輩一澄且汰焉其所以去

冗濫而寬民賜者不少也若夫冗費之弊不能悉舉即其大而著者論之後宮之燕賜不可不節也異端之奉不可太過也上木之役不可不裁也

陛下端身以率物節已而居儉其于三者固未可議焉然竊見天下之大民物之衆九州四海之貢尺帛粒米之賦山林川澤之稔日夜合離以輸大倉可謂盛矣而國計未甚足以爲必有所以耗之者矣且夫上之賦其下者以一而下之所以供夫上者常以十蓋道路之耗漕輓之費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內府之百金民家之萬金也以百萬民家之資費之于一燕饗一賜予一供玩者何限臣故曰冗費在今日亦有未盡節者蓋臣聞之以天下所有之財賦爲天下人民之供養未有不足者特其有以冗而費之者則其勢將橫征極取

天下不至于饑寒凍餓大敗極弊而不已臣讀史記見周文王方其受命之時地方不過百里而四方君長交至於其國其所以燕饗勞來之典不容終無然而當時百姓各足饑寒不病故民誦之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蓋慶之也傳至於其子孫以八百國之財賦自養一人宜其甚裕而無憂而民反流離困苦至于黃鳥此邦之味作焉臣于此見君人節已以利人則易爲功廣費以厚斂則難爲力臣是以拳拳以省冗費爲

陛下告也

陛下策臣曰固本朕不顯寡昧所致上不能參調化機下不能作

合理實憂而且愧焉此

陛下憂勤之言禹湯罪已之辭也然臣謂

陛下非徒爲是言也須欲勵是行也夫君人之言與士庶不同一或不徵天下玩之後雖有美意善政人且駭疑不信

陛下往年嘗有恤農之詔與然而天下皆以爲

陛下之虛言何者誠見其言若是焉而未見其惠也今

陛下復策臣若是焉臣以爲亦致憂勤之實而已欲致憂勤之實須速行臣之言然臣前所陳者皆因

聖策所及條對要之所以振弊利世之道猶有未盡於此臣請終之夫山澤之利未盡舉則天下固有無田之憂今夫京師以東蔡鄧齊魯之間古稱富庶強國三代財賦多出于此漢唐以來名臣賢守其所以興田利而俾國用者溝洫封澮之迹猶存而今悉爲空虛茅蕪之地此古人所謂地利猶有遺者而陛下所使守此上者一切苟且應職而無能爲任此憂者此北人

所以長坐仰給於東南小有凶荒不繼餒饉溝洫而不能自給以生者地利未盡也臣意

陛下莫若嚴其守令重選有力量才幹忠誠爲國之士使守其地而專一以興田利爲事

朝廷寬其禁限聽其便宜而惟以此爲田利課則海內當有趙通者出焉不數十年之後則江北之田應與江南類可省江淮數百萬之財賦而舒北人饑寒凍餒之急一舉而利二焉大惠也

陛下能斷而行之大勇也或曰非不欲行也如東南異宜何臣請有以折之夫今日所謂空虛荒瘠無用之地者非向時所謂富貴而所托賴以興起之本區乎昔以富實今以荒虛臣誠未喻其說亦曰存夫人爾臣人許下之屯可見矣方橐祗爲

此許之畫也當時亦誠見其落落難合洎其成也操終賴之
省粟數萬今天下之六又安知其無能為棄祗者乎是以願
陛下以此為用利謀則山澤墾臣又聞之山澤不征市梁無禁王
者所以通天下大公大同之制也自漢棄弘羊以剝刻之術
媚上而征權之法始詳歷代因之而不革太公之制未聞也
然臣終以此為後世衰亂苟且之政今

朝廷之取民茶有征酒有權山澤有阻魚鹽有課自一草木以
上之利莫不悉籠而歸之公其取下悉矣夫上取下悉則其
勢窮夫歎窮則逐人窮則詐今

陛下之民將詐矣司國議者非不知其勢之不可以久也然而明
知其弊而冒之者誠曰國家利權之所在也臣以為利不勝
義義苟未安利之何况又有不利者在乎臣聞之王者所

以總制六合而正服民心張大國體者固在道德之厚薄不
問財賦之有無臣觀征利之說不出於豐大之國恒出於衰
亂之世纖纖然與民利者匹夫之事也萬乘而下行匹夫之
事則其國辱非豐大之時所尚也

陛下何不曠然為人所難思大公之法去衰亂之政令天下之士
爭言曰惜乎漢唐宋不能舍匹夫之利以利入至我

明天子然後能以天子之大體鎮服民心焉

陛下何苦于此焉不為也臣願

陛下息山林閔市之征焉使大聖人所作為過于人萬萬也若夫
悉推富民之術則平糴之法不可不立也常平之倉不可不
設也奢侈之禁不可不嚴也凡若此者史冊之載可考

陛下可能舉而行之成典具在故臣不必深論之也由臣前所陳

而言之均田也擇吏也去冗也省費也由臣後所陳而言之
闢土也薄征也通利也禁舍也田均而業厚吏良而俗阜冗
去而蠹除費省而用裕土闢而地廣征薄而息寬利通而財
流奢禁而富益八政立而制備矣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又何憂于百姓之凍餒饑寒流離又何至於
有盜賊之警又何患夫不順夫道而歸乎化哉通變宜時之
道其或悉備于此然臣以爲此數者皆不足爲

陛下之難所患人主一心不能清虛寡欲以爲寬民養物之要則
雖有善政美令未暇及行蓋崇高富貴之地固易爲驕奢淫
逸之所是故明主重內治也故古之賢王遐觀遠慮居尊而
慮其危處富而惧其溢履漏而防其傾誠以定志慮而節逸
欲固寅畏而禁蔽邪也故堯日兢日業禹日孜孜湯日檢臣

以爲數聖人固得治心之要矣臣嘗讀漢書見漢武帝之爲
君方其臨軒策士奮志六經也雖三代之英主不能過焉洎
其中年多欲一念不能自勝公孫弘棄弘羊張騫卜式文成
五利之輩各乘其隙而售之卒使更變紛然天下坐是大患
臣是以知人主一心不可使有所嗜好形于外少有沉溺爲
禍必大故願

陛下靜虛恬慮以爲清心節欲之本毋以深居無事而好逸毋以
海宇平清而事遠夷毋以物力豐實而興土木毋以聰明英
斷而尚刑名毋以財賦富盛而事奢侈毋羨邪說而惑神仙
澄心正極省慮虛極心澄則日明慮省則日精精明之運旁
燭無疆舉天下功業惟吾所建者豈止以富民生足衣食而
已哉臣始以治弊治法爲

陛下告終以虛心寡欲為

陛下勉蓋非有驚世絕俗之論以警動

陛下然直意以為

陛下之所以策臣者蓋欲聞凱切時病之說故畧取盡其私憂過

計之辭秉情所激誠不知其言之猶有所憚亦不知其言之

猶有所隱惟

陛下寬其狂易諒其朴直而一賜覽之天下幸甚臣謹對

乙未科 嘉靖十四年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于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于先王德澤洽于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

皇祖高皇帝代

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傳承于大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

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昭灾害于民茲來思

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
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
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選爾多士于
廷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鑒所知以告朕朕將擇
而勉之欽哉

臣韓應龍

臣對臣聞人君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所以保天
下之治者法祖而已矣善法天者善致治者也善法祖者善
保治者也不法乎天則致治者無其具不法乎祖則保治者
無其具如是而欲望天下之治善其始以成開創之功善其
終以隆繼承之譽祇見其難矣且古今言致天下之治與其

所以保天下之治者莫善于三代之治夫豈無因而致
哉蓋其始也思垂統之難而法天以立其極終也思則業之
難而法祖以守其成法天以立其極是故其始之也致天下
之治而不見其化之塞法祖以守其成是故其終之也保天
下之治而不見其法之弊自是而下駁乎無以議為矣欽惟
皇帝陛下策士于

廷而以三代以後歷世久遠之故為

問且及于創業守成之道誠

圖治之盛心也臣也竊伏草茅思見

德化之成久矣敢無言以對臣伏讀

聖制有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于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
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安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大哉

皇言其誠有見于治天下保天下之極者矣臣則以為三代之所以長久與其治之所以隆盛者善法天而已矣善法祖而已矣後世之所以祚短與其治之所以不振者不善法天而已矣不善法祖而已矣法天法祖雖

皇言之所未及而實

聖心之所獨見者也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夏后之有天下也而賂子孫者以典則商之有天下也而肇修者以人紀周之有天下也而不顛之漢不承之烈威正無缺矣夫典則也人紀也謨烈也何者而非致治之法則亦何者而非法天之道其後世之君如啓之敬承繼禹之道也如太甲之處仁遷義高宗之恭默思道也如成王之所其無逸宣王之側身修行也大其繼禹之道也其處仁遷義恭默思道也其所其無逸側

身修行也何者而非保治之去則亦何者而非法祖之行夫其創業之主與其繼世之君所以致治之盛保治之隆其道有如此者歷世之所以永久此其基也自是而降言國祚之永久長者莫盛于漢然不事詩書而安馬上之習挾詐御臣而啓雜霸之治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元成如桓靈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唐然脅父臣虜而大義之不明推刃同氣而天親之有乖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天寶如建中者無惑也亦莫盛于宋然受禪非正而繼立之不明崇事姑息而武功之不競其如天之道何創業如是則其守成之所以不善其終如紹聖如靖康者無惑也夫開創于前者不知所以法其天則守成于後者亦將何以法其祖是以歷世雖久而治不

古名也

聖問及此得非有慨于漢唐宋之治之弊而欲復三代之舊矣乎然三代之治純矣而

聖意尤重有感于成周之盛顧以傳之所稱歷世最多傳作恒久而推本于文武之所積累者為言上以例夏商之治所以久而下以例漢唐宋之治之所以弊也又于是而仰探

聖心之所蘊尤有慕于成周之治矣夫周之有天下也自后稷以來其君子則焦勞于外以躬稼穡之業其后妃則焦勞于內以躬織紝之勤為締為綌服之無教葛覃之所以詠也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邠風之所以歌也周之有天下其恤民之心勤民之事類如此則德澤之洽于民者誠深而嗣王持盈慎滿之道亦不容外厥丘以為法者也夫其始之創業也

以天為心而以民為心故其終之守成也以祖為心而以天為心

聖問若此其亦心是心矣乎臣以為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

陛下心其心矣而欲有以法其法不必遠有所慕法乎祖而已矣蓋我

太祖高皇帝之興也代

天復世重造中華舉天下被髮腥羶之民而歸之衣冠禮樂之域是誠振古所無之功德也

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于大定之後重熙累洽百有六十餘載振古所無之治化也今我

皇上以精明純粹之資

剛健中正之德因天下之心以理天下之政治化之盛比隆唐虞三代而上之矣而猶不以至治之盛自滿臣伏讀

聖制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灾害于民夫灾害之相宋堯湯所不免臣不

敢謂無是也然以灾害之招而謂不才所致自咎者謙上之

志耳董仲舒曰天心仁愛人君則出災異以警勸之惟

陛下益修厥德以格天以安民可也若曰灾害之招然之數則

公孫弘之諛非臣之所以事

陛下也

聖制又曰茲來思

祖宗創業萬眾惕然悚懼欲長保

洪業于無窮且欲使民咸有以遂其生物咸有以適其所而求

良法美意可以行之當時垂之後世者顧臣何人而當

大問然臣竊聞之臣賢于君則輔君以所不能臣不賢于君則

將順以承休德臣也遭遇

聖明亦順承已耳復何言哉而臣猶倦也

法

祖為獻者蓋我

皇祖之所以致天下之治者法天而已矣何者心者必之所以與

我者也我

皇祖規心有亭以事心也民者天之所以視聽者也我

皇祖恤民有章以勤民也凡如此類無非緣法以致治則亦無非

因天以立法是皆

皇上敬一有箴四箴有註即

皇祖之所以事心也

親耕有郊親蚕有至即

皇祖之所以勤民也法

祖之善卓哉無容議矣區區草茅之見其親何以仰禋

聖德于萬一乎臣竊聞之民之所以遂其生者在厚其生而已矣

物之所以適其所者在順其性而已矣寒而不虞其衣饑而

不虞其食厚生之道也

今之民果皆厚其生矣乎順其所欲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

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順性之道也

今之物果皆順其性矣乎昔虞舜命棄以播時百穀正慮夫民

之不遂其生也命益以若上下草木鳥獸正慮夫物之不遂

其所也

今之在位者多矣果皆如棄如益之臣矣乎若猶米也惟在

皇上節費以裕天下之財慎動以端天下之極明法以立天下之

紀懋德以召天下之和虛心以用天下之賢闢聰以納天下

之言明目以祛天下之弊則萬民自遂其生萬物自適其所

而天下之化成億萬載無疆之業端在是矣然其要則又在

于無斁盖天之行也健而不息故能成其大日月之行也運

而有常故能溥其照惟

皇上奮天道健行之勇

普日月以照之明勇以致其決明以察其幾不以始勤不以終

怠不以暫勉不以久忘則

皇猷允塞而法

祖法

天之心創業守成之道無舉而無遺矣此非臣之過為是言以欺
陛下也居安者易危處平者易傾人之情也故臣敢為是言也臣
冒瀆

天聽不勝戰隕越之至臣謹對

